



EISU

E-Institutes
of
Shanghai
Universities

EASTLING

EASTLING

EASTLING

EASTLING

东方语言学

EASTLING

EASTLING

EASTLING

EASTLING

第十五辑

《东方语言学》编委会
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



上海教育出版社

第十五辑

EASTLING 东方语言学

《东方语言学》编委会
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



上海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语言学. 第15辑 / 《东方语言学》编委会编.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444-6780-3

I. ①东... II. ①东... III. ①语言学—文集 IV. ①H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16531号

责任编辑 朱宇清

东方语言学

第十五辑

《东方语言学》编委会

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 海 教 育 出 版 社
	易文网 www.ewen.co
地 址	上海市永福路 123 号
邮 编	200031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颀辉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10 插页 2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4-6780-3/H·0248
定 价	43.00 元

(如发现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主 编 潘悟云 陆丙甫 副主编 王双成 郑 伟 王弘治

编辑委员会 (按音序排列)

陈保亚 (北京大学)

戴耀晶 (复旦大学)

黄锦章 (上海财经大学)

江 荻 (中国社科院民族所)

李宇明 (北京语言大学)

刘丹青 (中国社科院语言所)

马庆株 (南开大学)

潘悟云 (上海师范大学)

钱乃荣 (上海大学)

沈钟伟 (美国麻省州立大学)

史有为 (日本明海大学)

唐钰明 (中山大学)

吴安其 (中国社科院民族所)

王双成 (上海师范大学)

杨剑桥 (复旦大学)

游汝杰 (复旦大学)

张 宁 (中国台湾中正大学)

朱庆之 (香港教育学院)

戴浩一 (中国台湾中正大学)

冯胜利 (香港中文大学)

黄 行 (中国社科院民族所)

金立鑫 (上海外国语大学)

刘大为 (复旦大学)

陆丙甫 (南昌大学)

麦 耘 (中国社科院语言所)

齐沪扬 (上海师范大学)

邵敬敏 (暨南大学)

石 锋 (南开大学)

孙朝奋 (美国斯坦福大学)

汪维辉 (浙江大学)

吴福祥 (中国社科院语言所)

徐烈炯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杨 宁 (复旦大学)

张洪明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

郑 伟 (华东师范大学)

朱晓农 (香港科技大学)

目 录

汉语的 R 色彩声母	麦 耘 (1)
山东滕州的声调变异——边界方言的演化动因	张瀛月 朱晓农 (17)
原始粤语怎么样表达动作 / 状态的完成?	郭必之 (30)
发声态的语言学研究	彭建国 刘珊珍 (40)
官话方言中的入声演变	王弘治 (54)
广东怀集下坊话的声调	金 健 (60)
准定语研究选评	刘 辉 (71)
从传教士文献和现代方言再论百年来宁波方言声母系统的演变	袁 丹 (85)
湖北汉川市脉旺镇同音字汇	郭 丽 (102)
吴语富阳(春江)方言音系	盛益民 李旭平 (121)
偏称宾语处置式的类型学考察	李思旭 (137)
《词法导论》介绍	胡 平 (150)
第二届民族语文描写与比较学术研讨会召开	(154)

汉语的 R 色彩声母^{*}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麦耘

内容提要 本文把卷舌音色称为“R 色彩”，指出这种音色有时不用卷舌动作也能产生。在汉语方言中有不少舌叶性/舌叶化的 R 色彩音，它们与舌尖性的 R 色彩音（较典型的卷舌音）、与无 R 色彩的舌叶音之间有多种音位关系和历史演变关系。正确认识各种 R 色彩声母，对于现代汉语方言语音演化规律的探讨，以及对于汉语语音历史演变过程的复原，都是非常必要的。

关键词 卷舌音 R 色彩 舌叶性/舌叶化 R 色彩音 历史构拟 语音演化

一 卷舌音和 R 色彩音

1.1 “卷舌音”的命名不属于收紧部位系统

“卷舌音”(retroflex) [ʂ ʐ] 等是一种比较独特的音。国际音标“肺部气流辅音表”(参看中国语言学会语音学分会 2007, 江荻 2008) 的表头列的大都是调音部位, 如双唇、龈、硬腭之类, 唯有“卷舌”是“以舌头的形状或动作命名的音”(麦耘 2005)。

特拉斯克(1996/2000: 227—228)对 retroflex 的解释是:“一种传统的、但不系统的标志, 约定用于舌尖后缩并翘起到一定程度时发出的各种辅音和元音; 这一类发音原则上可以给出更加明确的标志, 比如‘舌尖—后—齿龈’或‘舌叶下—硬腭前’”。学界公认的界定辅音最重要的方式, 是以口腔声道上、下的调音部位之间收紧(形成口腔中的最狭窄处)来说明声道形状, 可以叫作“收紧部位系统”。从这一系统出发看, 按特拉斯克的说法, 卷舌音至少可以有两种收紧部位, 且与后龈音 [ŋ] 等有交叉, 所以它确实“不系统”。

赖福吉(2005/2011: 161—162)认为, 可以把卷舌音和腭龈音(palato-alveolar, 指 [tʃ] 等)“都称为龈后音, 另根据它们所涉及的舌头部位来命名。用舌尖发出的音可以叫作舌尖音(apical), 用舌叶发的音称为舌叶音(laminal)。所以卷舌音精确地说等同于舌尖龈后音, 腭龈音等同于舌叶龈后音。”^①

李蕙心、徐云扬(Lee & Zee 2003)正是把北京话 sh 组声母定义为 apical post-alveolar (舌尖后龈音), 标写时不用卷舌音标 [ʂ] 等, 而用后龈音标 [ŋ] 附加舌尖性符号, 写作 [ʂ̺]

* 本文初稿曾提交于 2013 年 8 月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第五届演化语言学国际研讨会(CIEL-5)。

① “龈后音”英文为 postalveolar, 本文译为“后龈音”。

等。凌峰(2012)也是同样的处理。^①

国内流行的做法,是把普通话[s]等称为“舌尖后音”,与“舌尖前音”[s]等、“舌尖中音”[t]等相对。并非小小的舌尖上还可以分前中后,而是以舌尖为主动部位,而被动部位有前(齿)、中(龈)、后(后龈或前硬腭)之别。所以舌尖后音等于舌尖—后龈/前硬腭音。

不过,这些把卷舌音纳入收紧部位系统的尝试似乎都并未能点出卷舌音的实质。

1.2 造成卷舌音色的主要因素:舌下腔

廖荣蓉(1994)跳出收紧部位系统的框框,从另一角度观察这个问题。她考察了世界上多种语言中卷舌音的舌形,指出发卷舌音时的舌形的真正特点是有舌下腔。

大多数舌前部的音,如[s t ʈ]等,发音时舌底部与下龈贴在一起,之间没有空隙;而发卷舌音的时候,舌底会离开下龈,在两者之间形成一个空腔,就是“舌下腔”(sublingual cavity)。廖荣蓉发现,满足两个条件就能发出卷舌音:(1)有舌下腔;(2)收紧部位在舌前部与上腭之间。她给“卷舌音”下的定义是:“发音时有舌下腔,而且收紧点是由舌根[引者按:指舌面后]之前某部位跟上腭构成的语音”(廖荣蓉 2004: 120)。

我们知道,“收紧”是从收紧点把口腔声道分为前、后两个共振腔,收紧点不同,前、后腔的比例和形状亦随之不同,而形成不同的共振模式,从而发出不同音色。收紧部位系统之能界定语音,亦正在于此。然而除了收紧部位,还有一些发音动作也能调节前、后腔的比例和形状,从而造成一定的特殊音色,如唇化、咽化、软腭升降、舌根前后移动等。

舌下腔也是在收紧部位之外的一种前、后腔调节方式,它能使前腔增大,更且由于舌下腔与口腔有一定角度,所以使前腔形成一个特殊的形状,也可以说在口腔接近唇的出口处下方形成一个“支腔”,它能造成一种特殊的反共振,会是产生卷舌音色的重要条件。卷舌动作之能形成卷舌音色,是因为舌尖后翘造成舌下腔,换言之,卷舌动作是形成舌下腔的一种手段,并不是卷舌动作本身直接造成卷舌音色;只是以这个动作来制造舌下腔、产生这种音色,最为有效。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卷舌音色的浓淡与舌下腔的大小成正比;舌尖越往后翘,舌下腔就越大,所以卷舌音色就越浓。

不过,也并非凡有舌下腔且收紧部位在舌前部就一定能发出明显的卷舌音色。英语的舌叶—后龈音[j]等没有卷舌动作,也有舌下腔,且可能比不少北京人发sh声母时的舌下腔还大(参看下文图3)。英语的[j]等也确带有一点卷舌音色,不过听感上比北京话淡得多。

北京老派的sh组声母舌头卷得相当后,是较典型的卷舌音;中年以下的北京人舌头卷得不很后,卷舌音色没那么浓,舌下腔应亦不大。但其卷舌音色仍较英语[j]浓得多,原因可能是发北京话sh组时舌面下凹,至少是平伏的,而发英语[j]等时舌面拱起,从而影响卷舌音色的产生。

1.3 卷舌音的关键在其音色

高本汉(1915—1926)把国际音标引进到汉语研究中时,把[s]分两类:“s₁”是舌尖

^① 有学者认为北京话这套声母不是卷舌音,只能算“翘舌音”(可参看朱晓农 2010: 119—123)。不过本文不加区分。

齿龈音, “s2”是舌尖前硬腭音。今天大家所理解的 [s] 是他的 s2^①。高本汉也从收紧部位系统出发来定义这些辅音, 不过他谈到 s2 时还说到: “这个音彩很可以使人注意, 是一个特别‘钝’(gros)的声音。”(高本汉 1915—1926/1940: 182) 这话是从听觉的语音色彩上着眼, 真是说到了点子上。赖福吉(2005/2011: 220)论卷舌化元音(如美国英语的 [ɜ])时也说: “卷舌音化是一种听觉音质。”此说对卷舌辅音同样有效。用高本汉的说法, 这类音的共同特点就是那个特别“钝”的音色。依收紧部位系统, “卷舌音”的命名自不免含糊, 但从听觉角度说, 这命名是非常明确的。当然, “钝”在这里的确切内涵, 还有待声学上和感知神经学上的定义。

赖福吉(2005/2011: 219)还说: “卷舌音化产生途径不止一种。”就是说, 除卷舌动作外, 别的发音动作也可能发出卷舌音色, 但“以卷舌最容易造成这种音色, 而卷舌也确实是这类音中最为常见的。把它们统称为‘卷舌音’, 是取其中最典型的变体来命名”(麦耘 2012)。^②

语音本来就是凭各种听觉音色来实现其交际功能的, 因此在描写语音时, 音色应该是最重要的考虑。收紧部位系统是通过易于观察、易于操作的方式来界定音色, 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个有效的、好用的系统。但在特定的场合, 这个系统有可能无法很好地反映特定的音色, 例如在卷舌音问题上。反过来说, “卷舌音”这个命名, 从表示音色的角度说, 它在收紧部位系统上的“不系统”却正好反映其本质。

1.4 一个可替换术语: “R 色彩音”

一般所言“卷舌音色”, 就是国际音标的 Rhoticity (符号为右小钩)。国际音标表举了两个元音例子 [ɜ̞] 和 [ɛ̞], 其实它也可以用在辅音上 ([s̞] 就是 [s] 加此符号造出的, 只是加的位置不同)。^③

与 Retroflex (卷舌音) 一样, Rhoticity 也并非只有做出卷舌动作才能发出(看下文图 1)。江荻(2008)译 Rhoticity 为“卷舌性”, 中国语言学会语音学分会(2007)则沿用特拉斯克中译本(1996/2000)的办法, 含糊地(应该是有意含糊地)译为“r 音色”, 实际上译的并不是 Rhoticity, 而是它的可替换术语 R-colored。本文仿之, 把 Retroflex 和 Rhoticity 合称为“R 色彩(音)”(为醒目起见, r 改用大写 R)。这不是一个音, 而是一组音或一类音, 包括有卷舌动作和无卷舌动作(例如用到舌叶发音)的, 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带有听觉上用卷舌动作最易发出的那种音色^④。本文有时为了区分, 把有卷舌动作者、只用舌尖发音者称为“典型的卷舌音”(包括“翘舌音”)。

1.5 无卷舌动作的舌叶性 / 舌叶化 R 色彩音

赖福吉(2005/2011: 220)指出美国英语的 [ɜ̞] (一种 R 色彩元音) 可以由至少三种不同

① 高本汉所记当时大同方言的 s1, 当今学者记为 [s], 而他所记文水方言同样作 s1, 当今学者则记为 [s̞] (见侯精一、温端政 1993)。估计他心目中的 s1 也略带卷舌音色, 后代可以有不同发展方向。

② 典型命名法在术语学中很常见, 如蛋白质并不仅见于蛋白中, 但以蛋白形式存在较为典型。

③ 可参看特拉斯克(1996)对 rhot- 各条的释义。

④ 其实也可以叫“卷舌色彩音”, 只是那可能会有“这种色彩一定得是由卷舌动作所造成”的误解。从另一角度, 也不妨称为“舌下腔音”。

的发音动作造成,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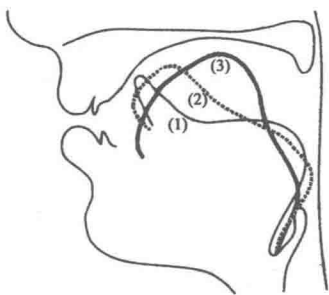


图1 美国英语 [ʒ] 的3种舌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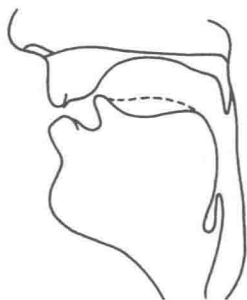


图2 [s] 的舌形(虚线为舌边位置)

图1之(1)的主动调音部位(即口腔下收紧部位)是舌尖,发音时舌尖向上、向后,是典型的卷舌音;(2)是用舌叶加上舌尖和舌面前的一部分,舌尖朝前,不翘;(3)是用舌面中,舌尖收在下龈后面,更不翘。这三种舌形都有舌下腔;而且收紧点之后的舌面都向内凹,在舌面与上腭及咽壁之间形成一个两头细、中间大的囊状共振腔,这有可能是产生R色彩的一个重要条件。

需要指出,(2)的舌形有一个比较特别之处,即大约在舌叶与舌面的交界处(或略后),有一个近90度角的转折,从前部的上升突然变为后部的下降,不是自然平滑的肌理。笔者猜想,这需要有舌肌上一种特别的紧张才能造成这样的舌形。



图3 英语 shy 中 [ʃ] 的舌形

图1所示虽为元音,而实际上都可以对应于辅音。对(3)暂且不讨论,(1)可与图2的典型卷舌辅音(引自赖福吉 2005/2011: 161)比较,而(2)相对的辅音就是舌叶性/舌叶化的R色彩辅音。^①

可以拿舌叶性/舌叶化的R色彩音与普通的舌叶—后龈音(见图3,引自赖福吉 2005/2011: 15)做一下比较:

英语的 [ʃ] 舌面高高拱起,而图1的(2)则是舌面下凹。笔者推测,汉语方言中的舌叶性/舌叶化的R色彩声母(见下节)发音时舌面也是下凹的。

二 汉语方言中的舌叶性/舌叶化R色彩声母

典型或接近典型的卷舌声母在汉语北方方言比较常见,不赘。此外较多见的是主要用舌叶或用到舌叶为主动部位的“舌叶性/舌叶化R色彩音”,即带R色彩的舌叶音或舌尖兼舌叶音。本节举汉语方言中的一些例子。

^① 本文“舌叶性”指主要用舌叶调音,可能兼用舌尖;“舌叶化”指舌尖音兼用舌叶调音。在理论上,前者更强调舌叶调音的重要性,后者更倾向于是舌尖调音为主,不过在实践上,两者难有明确界限。

2.1 大埔客家话的舌叶性 R 色彩声母

袁家骅等(2001: 164)描写广东大埔客家话^①有[tɕ]组声母,基本上是古知照组三等字,如:猪 tɕu | 耻 tɕʰɿ^②(音标与北京话相同);还可以同[i]韵腹相拼,如:真 tɕin | 汁 tɕip。

对这种标写法有不同意见。万波、庄初升(2010/2014)指出,粤东一些客家话(包括大埔话)这一组声母与北京话的卷舌音不同,不是舌尖音,而是舌叶音,应标为[tʃ]等。

笔者于2012年12月前往梅州市,调查了该市所属大埔县湖寮镇的方言^③,证实发这一组声母时舌尖确实不是往后卷的,而是舌叶在后龈部位收紧,万波、庄初升(2010/2014)的观察和听辨完全正确。在听感上,大埔话这组声母与北京话的[sʃ]组也有微细差别,R色彩比北京话[sʃ]组稍弱。不过与英语的[tʃ]等相比,R色彩浓重得多。

通过模仿发音,笔者的感觉是:一,大埔话的主动部位不仅仅是舌叶,舌尖也参与调音。图3显示英语[tʃ]是不用舌尖的,但大埔话这套音舌体比英语[tʃ]再往后缩,也许像图1之(2)那样,舌尖和舌叶一同收紧。准确地说,这是舌叶兼舌尖—后龈音。二,发大埔话这一套音时舌肌较为紧张。笔者猜想,这种紧张可能会像图1之(2)那样使舌面下凹,造成适合于R色彩发生的声道形状。这两点可能是互相关联的,并且估计是大埔话这套音的R色彩浓于英语的舌叶—后龈音的原因。^④

也许可以说,袁家骅等是根据这组声母带R色彩这一点、而不是根据收紧部位来选择[sʃ]等音标的,这样就没能表现出用舌叶调音的特点,确实描写不够细腻;但如果按万波、庄初升的方案,只标为[tʃ]等,又会走到另一端,忽略了其带R色彩的事实,而这一事实可能是更为重要的。要比较精确地标写,有两个可选的方案:

第一方案,把[sʃ]等视为R色彩音符号,但为了区别于典型的、用舌尖(甚或舌底)发的卷舌音,可附加舌叶性符号(小方框),写作[sʃ_◻]等,表明是用到舌叶发出的R色彩音。

第二方案,在舌叶—后龈音符号[tʃ]上附加R色彩符号(右小钩),即[tʃ^ʰ]等。^⑤

第一方案更符合笔者把卷舌音改称“R色彩音”的理念,但鉴于很多学者习惯了把[sʃ]这套符号理解为表示必须用卷舌动作才会发出的音,为免误解,这里暂时采用第二方案。这样,大埔话这些字就可标为:猪 tʃu | 耻 tʃʰɿ^⑥ | 真 tʃin | 汁 tʃip。

仔细听辨,在“真、汁”等字的声母与[i]之间,有一个过渡音,音色上介于[tʃ]与[i]之间,是个既带舌叶性又带部分舌面性、同时带R色彩的近音,如果一定要标出来,可以

① 据袁书序,该书客家方言部分由何耿丰执笔,何先生本人即是大埔人。大埔县境内的客家方言可分数种,此处应是指县城湖寮镇的方言。以下提及大埔话一般指湖寮话。

② 引用材料中的送气符号或作反逗号者,本文一律改为[tʰ];声调略。下同。

③ 大埔话调查了5位发音人,主要是50多岁的男发音人何维共。承嘉兴学院温昌衍教授等热情相助,谨致谢忱!

④ 麦耘(2005)根据2002—2003年间在广州调查的几位大埔籍的在校大学生的录音,认为大埔话这套声母有两个变体,不拼[i]时是舌尖—后龈音,拼[i]时是带卷舌音色的舌叶—后龈音。而据笔者2012年的调查材料,这套声母不管是否拼[i],都是带R色彩的舌尖及舌叶—后龈音。前者可能是新派口音。

⑤ 如要表示还用到舌尖,就要再附加舌尖符号,不过那就太繁复了。

⑥ 本文以舌尖后元音[ɰ]附加舌叶性符号表示带R色彩的舌叶—后龈元音。关于舌叶元音,将另文讨论。

写作 [-ɿ̥]。其实更好是用 [i] 附加舌叶性符号、再附加 R 色彩符号来表示, 不过那太繁复。

2.2 湟源方言的舌叶化 R 色彩声母

据芦兰花 (2011) 报道, 属于中原官话的青海湟源方言有 [tʂ] 组声母, 但“卷舌不深, 有时带舌叶色彩”。这组声母能与单元音韵母 [i] 相拼 (也仅在这一个地方拼齐齿呼韵母), 如: 折 tʂi | 车 tʂʰi | 蛇 ʂi。与之对立的音节有: 知 tʂʰʅ | 池 tʂʰʅ | 食 ʂʅ || 窄 tsi | 折 tsʰi | 色 si || 接 tʂiʅ | 切 tʂʰiʅ | 些 ʂiʅ (上标 [ʅ] 或 [ʒ] 表示元音带较多摩擦)。

笔者于 2011 年 11 月赴湟源实地调查^①, 进一步了解到其方言 [tʂ] 组声母的情况:

(1) 这组声母中的塞擦音 [tʂ tʂʰ] 有塞音变体 [tʰ], 与一般的龈部塞音 [tʰ] 有别。

(2) [tʂ] 组声母在不与 [i] 韵母相拼的情况下, 有时是舌尖一后龈音, 更多的是舌尖一龈脊音, 被动部位比北京话略前, 即所谓“卷舌不深”, 不过其 R 色彩还比较浓。

(3) 当 [tʂ] 组声母与 [i] 韵母拼合时, 是带 R 色彩的舌尖兼舌叶一龈脊音, 且其 R 色彩还比较明显^②。笔者模仿的感觉也与大埔话相似, 舌体略后、舌肌较紧张, 很可能舌面也是下凹的。也可以用 [tʃ] 等标写, 不过其 R 色彩比大埔话略浓, 笔者更倾向于标为 [tʂ̥] 等 (其塞音变体是 [t̥] 等), 一个原因是这能更好地从符号上体现它们与 [tʂ] 等之间的音位变体关系, 如: 照 tʂʌ/t̥ | 遮 tʂ̥ i/t̥ i | 超 tʂʰʌ/t̥ʰʌ | 车 tʂ̥ʰ i/t̥ʰ i | 烧 ʂʌ | 赊 ʂ̥ i。当这组声母与 [i] 韵母相拼时, 声、韵之间也有过渡音 [-ɿ̥-], 情况与大埔话近同。

可以这样解释: 卷舌音舌尖朝上, 而读 [i] 是舌尖朝前, 协同发音的结果是发声母时让舌尖也朝前, 自然就用了舌叶; 但音系又要求保留声母的 R 色彩, 所以采用舌体后缩、舌肌紧张的策略。

湟源话的舌尖性 R 色彩声母 (卷舌音) 跟舌叶化 R 色彩声母是同一套音位的两套变体。对此方言的这套声母来说, 主动调音部位是舌尖还是舌叶并不太重要, 构成这套音位的主要特征是 R 色彩。其被动调音部位偏前, 但 R 色彩仍相当浓, 说明被动部位略前略后也不十分重要。

当然, 收紧部位还是有相当重要性, 除了廖荣蓉的定义指出的以外, 还因为它可能影响舌下腔的大小及舌面的形状, 从而影响 R 色彩的浓淡。主动部位用舌尖、被动部位比较后当然有利于扩大舌下腔, 并使舌面下凹; 而被动部位越前, 舌下腔就越小, 用舌叶作为主动部位, 舌面就容易上拱, 这就可能需要有补充的动作 (如舌肌紧张之类) 来纠正口腔形状, 以使发出足够浓的 R 色彩。^③

2.3 潍坊方言的舌叶化 R 色彩声母

依钱曾怡等 (2001), 古知照组在山东的方言多分两类: 甲类包括韵图知照组二等及三

① 笔者在湟源共调查了 10 位发音人, 主要的发音人是王启发 (男)。此次调查获得上海师范大学王双成老师等的帮助, 谨致谢忱!

② [i] 韵母在一些发音人口中有开口度略大的变体, 是舌位很前的 [ɪ]。这不影响 [tʂ] 组声母的音值。

③ 实际音色有时不完全由收紧部位控制, 这种情况也不独 R 色彩然。譬如英语的 [s] 组可以用舌尖也可以用舌叶, 被动部位可以是齿背也可以是龈。据凌峰 (2012), 连北京话的 [s] 组也是如此。[s] 组尖锐的高频音色主要凭特别狭窄的舌冠中槽形成, 对收紧部位的要求则可以有一定的宽容度。

等通摄阳声韵、照三组止摄字等，乙类包括知照组三等的绝大部分^①，与古知照组字在《中原音韵》的两类分界几乎完全重合。各地有不同的读音类型，其中在方言学界最为有名的是潍坊的“两种卷舌音”（钱曾怡等 1985）。潍坊为地级市，下辖 12 个县级行政地区。依前贤的调查，“两种卷舌音”仅见于潍城（从前的潍县县城，大致即今潍坊市潍城区，其方言是“带有胶辽官话性质”的北方官话即冀鲁官话，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 1987: B3）的极老派口音中，20 世纪 80 年代已经不易觅得发音人。

笔者于 2013 年 6 月份与博士生尹凯一同赴潍坊进行了调查^②。这两类声母的字音在潍城区绝大多数人（包括许多 60 多岁的老潍城人）口中已经混一，声母都读为与北京音基本相同的 [tʂ] 等，能分两类的人很罕见，最后我们只找到一位 70 多岁的男发音人王广伦。今据其发音描述如下：

甲类声母的主动调音部位为舌尖带部分舌叶，被动调音部位在后龈偏前至龈脊；乙类主动部位基本上是舌尖，但读塞擦音时阻塞面比较大，故略带舌底和舌叶，被动部位是后龈。乙类带较浓的 R 色彩，听感与北京话 [tʂ] 等大致一样，甲类也带 R 色彩，但相对较弱。两类音质有差别，若不把对立的字音一对一对放在一起听辨，并不易区分。其中乙类是典型卷舌音，标为 [tʂ] 等没问题，甲类可标为 [tʃ/tʂ] 等。它们是两套对立的音位，且都不与齐齿或撮口呼相拼。如：支 tʃ_u/tʂ_u ≠ 知 tʂ_ʅ | 哆 tʃ^h_u/tʂ^h_u ≠ 吃 tʂ^h_ʅ | 山 fã/fã ≠ 臃 sã | 梳 fu/s_u ≠ 书 su | 争 tʃəŋ/tʂəŋ ≠ 蒸 tʂəŋ | 愁 tʃ^həw/tʂ^həw ≠ 酬 tʂ^həw。^③

甲类舌叶化 R 色彩音的舌体肯定比英语 [ʃ] 要后；此外笔者估计它与大埔、湟源的一样，也带舌肌紧张性。笔者曾特意就这些字音一一问发音人：如果用“松”和“紧”来形容它们，哪个松哪个紧？发音人都指甲类字紧、乙类字松，不管怎样把字打乱来问，都无一例外。虽然这并不是很规范的调查方法，但也多少可做参考。

2.4 即墨方言的舌叶化 R 色彩声母

山东的方言中，啞音声母最多可达 5 组，属胶辽官话的即墨话就是如此。下面引用赵日新等（1991: 9）所列即墨话的啞音，并据笔者 2013 年 6 月的调查说明其读音：^④

[tθ] 组——古精组字今读开口、合口呼者。在收紧部位上，有的发音人舌尖伸出得较多，有的只是舌尖将将顶在齿间；塞擦音的擦音部分常常很弱，以致读成齿间塞音的变体。

① 此处是用韵图的“等”的概念，不是《切韵》的“某等韵”概念。参看麦耘（2010）。

② 此次调查承山东大学张树铮教授帮助；潍坊学院籍成山教授奔波劳碌，为我们联系发音人，并热情接待。谨志谢忱！

③ 钱曾怡等（1985）和潍坊史志办公室等（1992: 24）都描写潍县的甲类是普通舌尖后音（写作“tʂ”等），乙类是稍带舌叶色彩的舌尖后音（写作“tʂ2”等）。这与我们的调查结果似乎正相反，笔者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张树铮于 2013 年 5 月给笔者的电邮说，两者的区别是 tʂ2 的舌头与上腭的接触面更大，包括舌尖和舌底、舌叶各一小部分。至于钱曾怡等（1985）中说 tʂ2 与齐齿呼相拼，张教授解释那可能是根据 20 世纪 50 年代方言普查时的有问题的记录；后来所有有关的描写和讨论都放弃了这种说法。又，据张教授告知，这种音其实不止于潍城，在他的家乡寿光（为潍坊所辖县之一），他的上一辈人亦有两套卷舌音，他本人虽不说，但尚能模仿。笔者听辨张教授模仿的录音，确认与王广伦的发音特点是一致的。

④ 此次调查也是与博士生尹凯同行。调查点是即墨市区西北边缘的郭庄，此地原为近郊，今已渐融入市区。共调查了 6 名发音人。承即墨市史志办公室和通济街道办事处协助调查事宜，谨志谢忱！

[ts] 组——古精组字今读齐齿、撮口呼者。舌尖伸至齿背，由于其后接 [i/y] 的影响，主动部位除舌尖外，还用到舌叶，从齿背到龈部有一个较长位置（较散布）的收紧。严式可作 [ts̺] 等。

[tʃ] 组——古知照组三等大部分字（即上文所说的“甲类”）。只拼开口、合口呼。主动部位是舌叶，被动部位一般在龈部，严式可标为 [ts̺] 等（也偶尔发成后龈音）。不带 R 色彩。如：知 ts̺i̺^① | 吃 ts̺^hi̺ | 牖 s̺ā | 书 s̺u | 蒸 ts̺oŋ | 酬 ts̺^hou。

[tʃ̺] 组——古知照组二等字及照三组止摄字等（即“乙类”）。亦只拼开口、合口呼。主动部位是舌尖兼舌叶，被动部位在后龈偏前至龈脊，带 R 色彩，即舌叶化 R 色彩音，精确地也该标为 [tʃ̺/ts̺̺] 等。如：支 tʃ̺i̺/ts̺̺i̺ | 彫 tʃ̺^hi̺/ts̺̺^hi̺ | 山 fā/s̺ā | 梳 f̺u/s̺u | 争 tʃoŋ/ts̺̺oŋ | 愁 tʃ^hou/ts̺̺^hou。

[tɕ] 组——古见晓组字今读齐齿、撮口呼者。收紧部位较北京话略后，似 [cɕ] 等。

以上 5 组塞擦 / 擦音，用到舌叶（包括舌叶带舌尖）的有 3 组，被动部位从前到后：齿背及龈部、龈部、后龈。不过 [ts̺] 组和 [ts̺̺] 组是互补的，有对立的舌叶音是 [ts̺̺] 组跟 [tʃ̺] 组，从听感上，它们之间的区别主要在有无 R 色彩，尽管其被动调音部位也不同。^②

2.5 舌叶音与 R 色彩音的交叉和其间的连续统

各用一句话来描述上述 4 个方言的 R 色彩音的类型，就是：

- 大埔话的 R 色彩音是舌叶性的，反过来说，其舌叶音带 R 色彩；
- 湟源话的舌尖性 R 色彩音与舌叶化 R 色彩音是变体关系；
- 潍坊老派话的舌叶化 R 色彩音（甲类）与舌尖性 R 色彩音（乙类）是两套音位；
- 即墨话带 R 色彩的舌叶音（甲类）与无 R 色彩的舌叶音（乙类）有对立。

上述所有舌叶性 / 舌叶化 R 色彩音都多少有舌尖参与调音。笔者调查过的方言还很少，以上所列远不足以涵括汉语方言中舌叶性 / 舌叶化 R 色彩音的类型^③。不过这些材料已可以证明：汉语中的舌叶音确可以带 R 色彩。而且，学者们常常把这种音当作一种卷舌音，用 [tʃ̺] 等符号来标写，尽管这多少有些问题，但也不无道理。

一般把舌叶—后龈音视为典型的舌叶音，基本没有 R 色彩^④；舌尖—硬腭 / 后龈音是典型的 R 色彩音，不具舌叶性。从这个角度说，舌叶音与 R 色彩音是两种不同的音。但是我们现在知道，两者是有交叉的——舌叶性 / 舌叶化 R 色彩音既是舌叶音、又是 R 色彩音。

在调查中笔者还感觉到，同是舌叶性 / 舌叶化 R 色彩音，其收紧部位还会有不同，主动部位方面，舌叶有用多用少，舌尖也有有用多用少，被动部位有的稍前、有的稍后，R 色彩也有浓一些或淡一些之别，舌体缩后的程度有别，舌肌的紧张度可能也有差异。就是说，

① 本文暂时用舌尖前元音符号加横杠、再附加舌叶性符号来表示舌叶—龈元音。

② 麦耘（1995：62）曾认为不同的舌叶音可能难以区分音位，现在看来并非如此。

③ 如蔡佺（2009）所描写苏州沈巷话的 [tʃ̺] 组“舌尖向齿后平伸，带圆唇性。听感似英语的 tʃ 组，带卷舌音色”，应就是一种舌叶性 R 色彩音，但具体音质与上述 4 种方言的可能都不一样，尚需再调查研究。

④ 被动部位靠前的舌叶音，如广州话的噬音，很多学者用 [tʃ̺] 等来标写，更没有 R 色彩，与大埔的相差十分远。这也是笔者不主张用 [tʃ̺] 等标写大埔话的一个原因。

这里有一个连续统。

笔者曾于2013年5、6月间就山东各地方言中舌叶音的读法是否存在连续统的问题多次请教山东方言学者张树铮教授，张教授回邮明确地回答，在当前山东各地方言的描写中用[tʃ]组音标所记的声母中，其实际读音有的是典型的[tʃ]，有的实际上近于[tɕ]，有的近于[tɕ]（笔者按：即本文所言带R色彩），有的近于[ts]，其间确实存在连续统。

笔者目前关心的是：如果要把舌叶音与R色彩音之间的连续统范畴化，舌叶性/舌叶化R色彩音应该归在哪一范畴？就是说，对[tʃ]应忽略其R色彩，把它视与普通的[tʃ]为同类，还是更重视其R色彩，把它看成是典型卷舌音的一种变体？这里“变体”的含义稍宽泛一点，包括一个音系内部的音位变体，以及同一音型在不同音系中的变体。

在即墨方言中，由于有无R色彩的舌叶音与带R色彩的舌尖兼舌叶音的对立，后者只能处理为一种R色彩音；在湟源方言中，舌叶化R色彩音是典型卷舌音的变体，也以处理为R色彩音为宜。当然，不同方言的具体情况不同，读音和听感上有差异，语音系统也有各自特点，可能要有不同处理，但一个大致原则还是应该有的。笔者主张以上文1.3所提到的命题为原则——音色最为关键。所以笔者的倾向是：当一个音的R色彩浓到一定程度时，就可以与典型卷舌音归为同类，不妨记作[tɕ]等；另外一个考量是：主动调音部位为舌叶的是否兼用舌尖。当然，如果所记[tɕ]等具有舌叶性，应作说明，尤其是像潍坊老派这样有两种R色彩音对立者。此外，在写法上，本文所用的[tʃ/tɕ]是可选的符号。

三 汉语历史构拟中的R色彩音

3.1 古音构拟中的一个争议：卷舌声母能否拼[i]

高本汉（1915—1926）把《切韵》庄组声母拟为[tɕ]等^①。由于庄组可出现于带硬腭介音的三等韵中，而一些学者认为卷舌声母不能跟硬腭介音相拼，遂质疑他的构拟。陆志韦（1947/1985：14）指摘[tɕ]+[i]是一种不能存在的“怪音”，改拟庄组为[tʃ]等。王力接受陆志韦的观点，并进一步申说：“卷舌声母……的发音部位是舌尖抵硬腭的后部[引者按：此为笔误，当为‘硬腭的前部’]，而i是舌面最前部的高元音，二者的发音部位是不相容的。”（王力1958/1980：137）

中古知照组字在近代（主要是《中原音韵》）的分合和音值也是个长期争论的问题，争论的焦点也在于它们能不能拼[i]（包括含[i]韵腹和[-i-]介音，下同）。有几种构拟：

（1）赵荫堂（1936）、李新魁（1983）等把这些声母构拟为[tɕ]等，并拼[i]类韵母。^②

（2）陆志韦（1946）把这组声母一分为二：不跟[i]相拼的拟为[tɕ]组，跟[i]相拼的拟为[tɕ]组。宁继福在早期亦然（忌浮1964）。但无论《中原音韵》的内部分析（参看罗

① 高本汉没明确说他拟的庄组是tɕ1还是tɕ2。不过他认为可以用汉越音来构拟《切韵》的“正齿音”（高本汉1915—1926/1940：322），而他引用汉越音时标明是tɕ2，可见他心目中的古庄组是舌尖一前硬腭音。

② 赵荫堂对卷舌音能不能拼[i]大概有些没把握，所以把细音写成[i]。但这更像是要逃避质疑，其实不涉及实质性问题。

常培 1932) 还是外部资料 (如元代八思巴字对音和明代《韵略易通》“早梅诗”), 都指明这些声母在当时只是一组。陆志韦之强分两组, 完全是为了不让卷舌声母与 [i] 相拼的形式出现。

(3) 王力 (1963: 76)、董同龢 (1979)、杨耐思 (1981: 27) 等拟此组声母作 [tʃ] 等, 亦为避免卷舌音拼 [i]。但至明末《西儒耳目资》《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 此组声母仍拼齐齿 / 撮口呼, 故仅为迁就卷舌音不能拼 [i] 的观念, 语音史上卷舌声母的出现不得不下延到清代。

3.2 京剧“上口字”中的 [tʃi] 型音节

李思敬 (1985) 支持 [tʃ]+[i] 型的构拟, 他指出京剧音韵中的“上口字”就有这类音节。如: 知 tʃi | 吃 tʃʰi | 失 ʃi | 日 ʃi。

笔者于 2012 年 11 月间在北京录了著名京剧艺术家白玉玲的一些京剧“韵白”发音^①。白女士口中的卷舌声母是典型的舌尖 / 舌底一前硬腭音, 包括与 [i] 韵母相拼时亦然。据笔者反复听辨和模仿, 推知其发“知、吃”等字的过程是: 舌尖先向后卷起, 舌面下凹, 声母发出后, 卷起的舌尖快速地转向下 (差不多是做了个近似卷舌闪音 [ɾ] 的动作), 同时舌面向上、向前隆起, 紧接着发出韵母的主体 [i] 元音来。凡发塞擦音, 其塞音部分都比较轻, 有闪音化倾向。^②

从发音生理上说, 常态的舌面元音发音时, 舌尖都收在下方, 故典型的卷舌声母与任何非卷舌元音相拼, 都会有舌尖从上翘变为下收的过渡。当所拼的元音舌位不高 (如 [a ə]) 或虽高而较后 (如 [u]) 时, 发出声母之后, 舌体向下、向后撤, 在口腔前部就有一定的空间、也有较多的时间可供舌尖从容地进行调整; 而拼 [i] 时, 声母一经发出, 舌体就向前、向上靠, 舌尖被迫在很短时间和很狭窄的空间里改变方向, 其过程就会比较局促和急速, 故过渡音略呈闪音色彩; 且为准备这种调整, 协同发音的结果是连塞音部分也闪音化了。

需要指出, 京剧音韵中这一部分字正好是《中原音韵》收在齐微韵中、与支思韵的“支、齿、施、二”等构成对立的字, 这对《中原音韵》构拟的参考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不过戏剧音韵毕竟不是自然语言的语音, 且《中原音韵》知照组声母与京剧这类“上口字”不同, 不仅拼 [i] 韵母, 还与一批带齐齿介音的韵母相拼, 这个介音在 R 色彩声母后是个什么状态, 需要考虑, 见下文。笔者目前暂不根据京剧音韵来构拟《中原音韵》知照组, 而更倾向于参考上节所述方言中自然语言的语音模式; 但京剧的发音还是能说明, 典型卷舌声母拼 [i] 元音这种音节并不违逆音理, 其声、韵两者在发音上确有矛盾, 故需要有发音动程很大的闪音为过渡, 是不够“经济省力”, 却并不是王力所说“不相容”。

事实上, 典型的卷舌辅音拼 [i] 的现象在汉语以外的语言中也存在, 譬如梵语、巴基斯坦信德语等 (参看江荻 2008: 190—193)。

① 此次调查承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科研处白长茂处长安排、协助, 谨致谢忱!

② 王力 (1957) 早期曾认为《中原音韵》的“知”等可能读如京剧的音, 他标作 [tʃi]。其中 [ɿ] 显然是过渡音, 相当于本文所说的 [ɾ]。又, 麦耘 (2005) 曾根据对一些京剧唱片的听辨, 认为其中“知”等的声母是舌叶性的; 而笔者这一次面对面调查的结果则不同, 不排除京剧演员们之间存在差异。

3.3 音位变体理论的运用

高本汉(1915—1926)构拟《切韵》知组为 [k] 等。罗常培(1931)指出这种构拟会导致《切韵》舌、齿音关系的不均衡;知组应当与庄组平行。他主要根据自晋至唐的梵汉对音中知组字译梵语卷舌塞音 t 等的材料,把知组拟为卷舌塞音 [k] 等,正与高本汉所拟的庄组 [tʂ] 等平行。李方桂(1971)即取罗常培之说。麦耘(1991a)对此曾加以讨论。

不过,罗常培(1931)考虑到知组中有带硬腭介音的三等韵,所以又说知组“三等字应当有软化的倾向”。照笔者理解,软化的卷舌音即为舌叶性/舌叶化的R色彩音。那么罗先生实际上是说,知组声母在拼无硬腭介音的二等韵时为典型卷舌塞音 [k] 等,而拼带硬腭介音的三等韵时为舌叶化的R色彩塞音 [t_ɕ] 等,即以此为音位变体。又,《切韵》庄组既然平行于知组,则庄组也当有两套变体:拼二等韵时为典型卷舌的 [tʂ] 等,拼三等韵时为舌叶性/舌叶化的R色彩声母 [tʂ_ɕ/tʂ] 等。

董同龢(1979: 61—62)推测《中原音韵》的知照组 [tʂ] 等声母不拼 [i] 时可能舌尖成分较多,近于 [tʂ] 等,拼 [i] 时则舌面成分较多,近于 [tʂ_ɕ] 等。这也是音位变体的意思。

较早有意识地从音位角度讨论这个问题的是宁继福(1985: 213—214)。他指出《中原音韵》知照组是一套音位,而又认为有两套音值:不拼 [i] 的是 [tʂ] 等,拼 [i] 的是 [tʂ_ɕ] 等。他考虑到这些声母的发展趋势(指在通语中后来的表现),在写法上统一写作 [tʂ] 等。就是说,这是一套音位、两套变体,以是否拼 [i] 为条件互补分布。

王洪君(2007)的观点与宁继福相近而更加明确,认为《中原音韵》有由 [tʂ] 等(不与 [i] 相拼)和 [tʂ_ɕ] 等(与 [i] 相拼)两套变体组成的一套音位;鉴于这些声母在山西方言有不同于通语的表现,她强调变体之间音值上的差异对于有关音类在不同方言中朝不同方向发展的重要性,故主张标写出两套变体的羡余特征。

麦耘早前在讨论《中原音韵》知照组构拟时也曾接受条件变体的观念,但仍反对 [tʂ] 等的拟音(见麦耘 1991b 附注);后来在讨论《切韵》庄、知组时,又认为可以把“舌叶后音”(大致即本文所言舌叶性R色彩音)视为翘舌音之一种(麦耘 1995: 62),即视为典型卷舌音的变体。

基于对卷舌音和舌叶音的语音性质及古知照组字在方言中的分化类型等问题的进一步认识,笔者现在的想法如下:

(1) 李新魁等用 [tʂ] 组符号来构拟古代语音,可能跟袁家骅等描写大埔话一样,只是要表达R色彩音,未必认为古代这些声母一定是典型的卷舌音。

(2) 《切韵》庄、知组和《中原音韵》知照组有可能是一套音位两套变体(拼 [i] 是舌叶性/舌叶化的R色彩音,不拼 [i] 是典型卷舌音),如湟源然;也可能都是舌叶性/舌叶化R色彩音,如大埔然。更可能是这两种情况两可,即不拼 [i] 者有典型卷舌音和舌叶性/舌叶化R色彩音的变体,这变体也可能有地域性。如果把宁继福(1995)的 [tʂ] 理解为带R色彩,即 [tʂ_ɕ], 则他与李新魁对《中原音韵》这套声母的构拟并无原则的不同。

(3) 舌叶性/舌叶化R色彩音中的R色彩是区别特征,舌叶音色是羡余特征。不过,如王洪君所言,变体之间羡余的音值差异有时也很重要,能引导不同的变体走不同的演化方向。

顺带谈谈 [-i-] 介音的变体。R色彩声母不能在没有过渡音的情况下直接与 [i] 衔接,京

